

非常经典

凝聚心灵深处文字的力量，绽放永开不败的墨香之花。
名著让我们在岁月的经纬中，将永恒不变的主题继续书写。

小酒店 (下)



[法国] 左拉

CLASSIC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非常经典

小酒店(下)

(法国)左拉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经典/张兴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6

ISBN 7-5373-1405-5

I. 非... II. 张... III. 文学—作品—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920 号

非常经典

小酒店(下)

(法国)左拉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2000 字数:2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05-5 总定价:51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 言

铭刻岁月的灿烂，绽放思想的力量。采撷智慧的点滴，汇聚灵感的微妙。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追寻先贤的足迹，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唯美、神奇和信念。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

在这套《非常经典》丛书中，共收录了近50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儒勒·凡尔纳、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海明威、泰戈尔、卡夫卡等等。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社会风貌、宇宙神秘，一一展现。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事、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对于人本身而言，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历史记载着，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历史继续着。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更重要

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者

作者简介



左拉(1840—1902),19世纪后半期法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一生写成数十部长篇小说,代表作为《萌芽》。

他受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启示,创作一套长达600万字、由20部长篇小说构成的巨著《鲁贡——玛卡尔家族》,反映了法国第二帝国时代社会各方面情况。描写罢工斗争的《萌芽》和反映普法战争、第二帝国崩溃、巴

黎公社起义的《崩溃》最为重要。他还写了三部曲《三城市》、《卢尔德》(1894)、《罗马》(1896)、《巴黎》(1898),以及《四福音书》中的前三部:《繁殖》(1899)、《劳动》(1901)、《真理》(作家死后的1903年出版),第四部《正义》尚未完成。左拉因煤气中毒而逝世于1902年9月29日。他的《小酒店》、《娜娜》、《金钱》、《妇女乐园》亦十分著名。1908年,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以左拉生前对法国文学的卓越贡献,为他补行国葬,并使之进入伟人祠。

目 录

第十章	1
第十一章	95
第十二章	192
第十三章	266
后 记	307

第十章

小酒店(下)

葬礼仪式在教堂里进行。

弥撒进行得很慢,拖长了一会儿,因为那神甫实在太恶了。“靴子”和“烤肉”更愿意留在外面,因为怕给教堂交布施钱。玛蒂尼先生一直在悉心观察那些神甫们,并向朗蒂埃说着他观察的结果:这些滑稽可笑的神甫们,满嘴喷着唾沫星乱读那拉丁文,其实他们也未见得知道自己在哇啦哇啦地说些什么;他们为您安葬一个亡者也如同给人施洗礼或者举行婚礼一样,他们的心里不会带一丝一毫哪怕是起码的情感。接着玛蒂尼先生又非难起这葬礼仪式的繁文缛礼,瞧那许多烛光,哀怨的

声音,那些在死者家人面前种种煞有介事的炫耀之举简直让人莫名其妙。的确,亡者竟像是要去死两回,一次在家里,另一次则在教堂!所有的男人都说他言之有理,因为,这真是一个难挨的时候。当弥撒做完之后还要有一长串的祈祷要做,送葬的人还要排着队逐个从棺材前走过,同时还要洒圣水。所幸的是墓地并不远,沙拜尔小穴墓从面对马尔加代街的那座小花园的大门穿过去就到了。送葬的队伍散乱着来到了墓地,大家跺着脚,各自谈论着自己的事情。人们着意把硬鞋底踏在坚硬地面上发出响声。已掘好的墓穴张着大嘴旁边已停放着棺材,那墓穴也被寒气冻得结结实实,坚硬的像座石灰窑。送葬的人们在满是瓦砾堆的墓穴旁围成了一个圈。刺骨的寒冷和那看上去令人讨厌的那个窟窿赫然在目。最后一个身穿宽袖白色法衣的神甫从一间小屋子里走了出来,他周身颤抖着,只见他每念一句祈祷词

时，嘴里便冒出白气。他在胸前画过最后一个十字后，无心再继续下去，便走开了。于是一些掘墓人拿起铁锹铲土，但是由于土已冻成了块儿，他们只得把大块的冻土拨到墓穴之中，那冻土落下的声响恰似异常悦耳的“音乐”奏起，像炸弹在棺材盖上隆隆作响。那一长串联珠炮似的响动让人确信无疑那棺材是被砸裂了。即便十足的自私鬼，再闻这种特殊的“乐曲”，也不能不感到撕心裂肺的痛楚。大家又流出了伤心的眼泪。“靴子”对着自己的手指呵出几口热气，大声说：“呀！妈的！怎么能这样？可怜的古波妈妈不会觉得太暖和了吗？”

古波对着停留在马路上陪伴家属们的亲友们说：

“太太们和诸位先生们，如果你们允许我们请大家叫一些东西……”

他边说边带头走进了一家名叫“墓地仙阁”的酒店，这小酒店位于马尔加代街上。热尔维丝停在马路上，她



要叫回向她再次点头施礼后就要离去的顾热。为什么不肯喝上一杯酒呢？他说自己很忙，要立即回工厂里去。于是两人相互怔怔地凝视了半晌，无言以对。

“我为借您六十法郎而道歉。”热尔维丝终于怯生生地小声说，“那一阵子我像疯了似的，便想起了您……”

“噢！这没有什么，我已经原谅了您。”顾热打断了她的话，“要知道，要是您遇到了什么不幸，我会全力帮助您……不过请您不要对我妈妈提起这些，因为她有她的见解，而我又不愿意忤逆母亲。”

她始终用目光凝视着他；她看见他这般心地善良，又是这样悲伤，还有那一簇漂亮的金黄胡子。她甚至想到接受他先前的提议，与他一起远走高飞，去一个人们不曾知晓的地方共涉爱河。随后，她心里又升腾起一个不良的念头，她想无论如何得向他借到那两季度的房租才是。她的心怦然跳动着，再一次用温柔的口吻说：

“我们互相不再有埋怨,不是吗?”

他摇了摇头,回答说:

“当然不会,我们之间永远不会互相埋怨……只不过,您要明白,一切都完了。”

他说罢便大步离去,把思绪烦乱的热尔维丝留在那里。她听到的他那最后一句话,像嗡嗡作响的钟声在耳畔强烈地敲击着。当她走进那家小酒店时,她又听见自己内心深处隐约的低吟声:“一切都完了!好呀!一切都完了!如果一切都这样完了,我就什么也不做了!”她坐了下来,吞下一口面包和奶酪,举起面前满满地一杯酒,一饮而尽。

这里是位于楼下的一个长厅,天花板很低,有两张硕大的餐桌。桌上一字排开摆放着几瓶酒、一些面包、三碟子干酪。送葬的人们草草地吃着,即不用餐巾,也不用刀叉,远一些的地方,呼呼燃火的炉子旁边,四个扛



尸夫已经用毕了午餐。

“我的上帝！”玛蒂尼先生解释道，“每个人都要走这一步，年纪大的会给年轻的腾出地方的……下一回你们回家时，会觉得房子空多了。”

“哎！”罗利欧太太连忙说，“我弟弟要退了租约。他那店铺已经破产了。”

大家刚才已经对古波用了功夫，所有的人都劝他把租约转让给别人。罗拉太太本人近一段时间来与朗蒂埃和维尔吉妮相处甚好，并被他们两人眉来眼去的隐情挑逗起恻隐之心，暗地里顺水推舟，便努力做惊慌状，说着破产和坐牢的可怕。忽然间，古波生起气来，原来他喝了过多的酒，原来悲伤的情绪变成了一股怒气。他对着妻子劈头就嚷：

“你听着，我要你好好听我说！你总是按你的主意行事！但是，这一回我可告诉你，我要按我的意愿做

事了！”

“好！”朗蒂埃说，“如果好话她听不进去，就用木槌把这道理敲进她的脑袋里去！”

他们两人都数落了她一番。但是这并不妨碍嘴巴咀嚼食物的动作。那些干酪渐渐吃光了。瓶子里的酒也如同喷泉一样流进肚子。热尔维丝也在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面前退却了。她不回答，嘴里被食物塞得满满的，匆忙地吃着，好像她先前被饿极了一样，当他们说得停了嘴，她才轻柔地抬起头来，说：

“你们说够了吧，嗯？我并不在乎店铺！我也不要那店了……明白了吧，我不在乎，反正一切都完了！”

于是，大家又重新叫了些面包和干酪来说，大家严肃地讨论起来。布瓦松夫妇接手店铺的租约，而且由他们支付近两个季度的欠租。另外，博歇欣然代表房东答应了这种转租方式。他又当场租给古波夫妇一个住所。

那是七楼的一间没有人租用的空房，正好和罗利欧夫妇在同一个门廊里。至于朗蒂埃怎么办呢，瞧呀！他表示说如果不妨碍布瓦松夫妇的话，他愿意继续住在那间卧室里，布瓦松点头答应：这并不妨碍他们，尽管他们意见不同，但作为朋友总会相互包容的。朗蒂埃的小算盘已如意实现，也就不介入转让的具体事宜了，只管在一块很大的面包片上配上布里干酪；向后仰着身子，虔诚地吃起手中的面包，表面平静，心中暗自窃喜，眨巴着眼睛在热尔维丝和维尔吉妮之间偷偷地瞟来瞟去。

“喂！巴祖热大叔！”古波叫道，“来喝杯酒吧，我们并不是那些骄傲的人，咱们都是干力气活的工人。”

四个扛尸夫已经走出店门，听此话又重新走进来与众人碰杯，并不是他们说埋怨的话，就凭他们刚才扛过的那尸体的重量，也配喝下一杯酬谢酒。巴祖热大叔用眼睛盯着热尔维丝，却并未说一句不得体的话。热尔维

丝觉得不自在，便站起了身离开了那些已微醉的男人们，古波又喝得烂醉，重新又放声大哭起来，并说自己还在伤心呢。

是夜，热尔维丝回到家里，呆呆地坐在一把椅子上愣神。她似乎觉得这所房子现在是那么冷清而空旷。确实，这么做倒也少了那一大堆拖累。但是，她不仅是把古波妈妈真真切切地留在了那马尔加代街小园子的墓穴深处，她还失去了太多的东西，这一天她也埋葬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她的店铺，她做老板娘的威风，还有其他种种情怀。是啊！屋子已空了，像她的心一样，就像搬家时腾空了一切似的，更像交易市场的股价跌到了终底。她感到精疲力竭，跌倒在地。将来也许会重新爬起来，如果她能够的话。

晚上十点钟时，娜娜脱了衣服时却跺着脚大哭起来。她要睡到古波妈妈床上去。她的母亲试图让她害